

劳者寿

□ 覃儿健

张家界永定区青安坪大米界至张家坡山脚一线，呈扇形坐落着三个村民小组：一曰黎家，二曰李家，三曰王家庄。黎家均姓黎，李家全姓李，王家庄则为覃氏一脉。三个组相邻而居，一个自然村落却为两个行政村所辖：黎家、李家属青安村，我所在的王家庄属安坪村，三个组合计约四百余人。

此地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人居环境。说山，山不青；说地，地不平；说水，滴水贵如油。纯粹是边乡一隅、僻壤一块。尤其是地处偏远，医疗条件极差——早年青安坪设乡，尚有一筒陋卫生室。近些年，青安坪与温塘合并，青安坪连草约郎中都没有一个。乡人有个三病两痛，要么去数十里外的温塘，要么索性去百里之外的张家界市城。

可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就这么一个极不起眼的廊场，却尽出高寿之人。

起初，我没在意。最近，我九十五岁姑妈去世，大丧之夜乡人们围着火堆聊天，话题由着姑妈高寿聊开去。有人说，此地活过九十岁以上人众多，说是李家油匠活了九十八岁，黎家阉猪匠活了一百零一岁，又说某某某的丈母娘也活过百岁……大家掰着手指粗略一算，大约活过九十岁以上的不下十人。大家如此一说，亦便勾起我的联想——是的哩，我父亲活了九十岁，我母亲活了八十九岁。还有迄今健在的我的两位堂嫂，一位九十四，一位八十八。还有我家屋后那位黎姓遗孀，我叫她姑婆婆，我儿时就见她是个老人，现该有百岁的吧。

看来，此地多长寿之人是可以确信的事实了。然其因由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光照？此地虽边乡僻壤，却地势开阔。每日清晨，太阳从茅岩河对岸之猪石头红红升起，傍晚从大米界山尖灿灿落下，所经行处无一遮挡，其光照时间多达十二小时。可我不敢忘断，因为享有如此光照的不惟此处，尚有青安一坪。

——难道是地磁作用？广西巴马人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巴马有一地质断裂带，分布于盘阳河流域。其地磁强度高达0.58高斯，是全球平均地磁强度的2.32倍。尤其是百魔洞的地磁强度高达0.9高斯。地磁强度确定巴马人长寿，这是科学作出的判断。由此我想到，此地后山——大米界与张家坡交界处也有一条地质裂谷，高约二三百米，宽约百米，长约五公里。中有细流，当地人称之为“溪”。溪流出口称为“溪口”，该三组便坐落在溪口的扇形台地上。难道是这道称之为“溪”的地质裂谷区域的地磁强度高过他处？因无科学依据，我不敢妄言；我也不敢相信我及故乡人会有这上等福气。

——或许是劳者寿。我生于斯，长于斯，深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禀赋勤劳。他们一生一世别无他长，就知道死干功夫。他们从早干到晚，从小干到老；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晴天雨天，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下地劳动。记得我八九岁的母亲，白天还在山上背南瓜，晚上睡觉后便没有醒来。我父亲也是如此。母亲走后我将父亲接到城里。父亲在城里住了半年，说是住不习惯，嚷嚷着要回老家。结果，头天还在犁田，第二日清晨便走了。上文提到我那两位堂嫂，八十八岁那位如今还上山扯猪草，九十四岁那位还在种莓茶。有位黎姓名兴善的人，比我父亲大一岁，七十八岁得癌症，到市人民医院治疗半月，死活不治了，要回家种田。有人问：你都这样了，何必呢？兴善说，只要人不死，就往死里干。结果，兴善活了九十二岁……

故乡无懒人，这是全乡公认了的。劳者寿——人们如此说。说如此，或许真如此。

探秘凉水井

□ 符开健

近日，我与友人戴国清、孟国圣及县作协主席龚国惊相约，慕名前往慈利县零溪镇两岔溪村。这里不仅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大水泉鱼庄”，可休闲垂钓、品茗读史，庄主张华初更在庄内创建了一座“红军战斗在慈利”文史馆，系统陈列当年红军转战慈利的图文史迹，填补了湘鄂西红军在慈利、石门、澧县一带革命史料的空白，2025年上半年，这座民间文史馆被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命名为“湖南省党史教育基地”。

然而，真正让两岔溪村走入公众视野的，却是村中那口名叫“凉水井”的古井。我们此行，正是为此井而来。

在鱼庄稍作停留后，我们驱车前往凉水井所在地——星德山山脚的一处山岭。并由两口井并肩而建，相对独立又连为一体，当地人亦称“两水井”。每口井长2.2米、宽约1.5米，两井间距仅30公分，井深约3米，井底相通，故水位常年齐平。井周砌以砂石岩条石，前铺青石板，古朴而坚实。这口建于清嘉庆二十四年的老井，曾是附近村民的主要水源。

一口古井何以“出圈”？其奥秘有三。

其一，地理分野，一井跨两县。凉水井所在处，早年是湘西通往石门、澧阳的必经之路，街市热闹，慈利、桃源两县百姓在此混居。奇的是，一井中间那30公分的间隔线，恰是慈利与桃源的地理分界。更巧的是，井后所倚的星德山——一座香火日盛的道教名山——似乎也因这条线而归属成谜。山上至今立有桃源县所设的省级文保碑，却不见慈利方的标识，引得不少人前来寻踪问阔。“一井划两县”之说，遂不胫而走。

其二，古井灵异，传说引遐思。早年，县作协曹淑仙曾在《湖南日报》副刊发表《古井奇观，水位不消反涨》，记述一桩异事：某年百日大旱，溪河断流，田地龟裂，此井水位却不降反升，任人取用浇灌，依然充盈如常。文章引来众多好奇者实地探访，又得知另一奇闻：虽两水井相通，但长期饮用西井的慈利人乡音不改，饮用东井的桃源人亦保持本地方言。此外，即便暴雨连日，井水也从不清浊外溢，始终澄静如初。这些传说，为古井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其三，红色印记，并辟藏风云。最重要的发现来自张华初。他在筹建文史馆时，偶然触及一段尘封往事：1917年12月，贺龙与湘西青年吴玉霖曾在凉水井旁的连三湾，以菜刀夺枪，袭击了两名赴任县长的卫兵。事发后，二人还在此井边歇脚，而后转往桃源。为印证这段历史，张华初多方查证、走访专家，并邀请桑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纪念馆人员前来考察交流。最终，这段史实获党史部门采信。2023年6月8日，慈利县人民政府立碑明示：此地为“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传奇故事发生地”，凉水井亦被正式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口井，从此不再只是井。它是地理的分界，是传说的载体，更是红色历史的见证。临别时，我们再次望向那两口并肩的井——水面平静，映着山影与天空，仿佛默默诉说着百年的沧桑与辉煌。

在我心里，最敬重的周姓人有两位：一位是心怀天下的周总理，另一位，便是我初三的班主任——周斌老师。他只教了我短短一年，可这份教诲，却如一束光，照亮了我半生的路，一直温暖我往后的岁月。

初一初二时，周老师教的是隔壁的高一年级，与我素无课业交集。但他的班级是全校闻名的模范班，每次路过，总能看到教室里秩序井然，就连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在他面前也规规矩矩。更让我心生亲近的是，他每次见到我，都会笑着喊我的名字“金星”。那一声呼唤，像春日暖阳，熨帖又亲切。那时的我，总忍不住偷偷想：要是周老师能来当我的班主任，该多好啊。

这份期盼，竟在初三开学时，成了真。周老师不仅接手了我们的语文课，还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要知道，我们班曾是全年级纪律、成绩垫底的“老大难”班。可周老师一到任，便雷厉风行整顿班风，没几天，班级面貌焕然一新，也为我创造了一个安稳的学习环境。

那时我家境贫寒，迟迟交不上学费。学校催缴的压力一次次袭来，是周

师恩难忘，爱意绵长

□ 朱金星

老师默默扛下了所有，从未对我提过只言片语的学费事宜。年少时，因贫困而自卑敏感，不爱说话，也总躲着集体活动。这份孤僻，被周老师看在了眼里。

记得一个自由活动的午后，班上男生都在篮球架下挥洒汗水，我却独自站在一旁，远远观望。周老师缓步走来，轻声问我：“怎么不去和大家一起玩？”我低着头，小声说“不想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温和地劝道：“青少年嘛，多运动对身体好，去试试。”我听了老师的话，犹豫着加入了队伍。

那天晚上，周老师找我谈心。他坐在我身边，语气格外温柔：“金星，我跟你聊一下。”长这么大，从未有人用这般温和的语气和我说话，我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他又笑着说：“放松点，咱们就像朋友一样，说几句心里话。”“说心里话”——这四个字，是我从未听过的。

父母忙于生计，从未这般与我交流，我甚至不知道，人和人之间，还能这样坦诚地聊聊天。周老师看着我，轻声问：“我看你平时总是一个人，是不是心里藏着什么事？要是有什么，不妨跟老师说。”我嘴硬地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因欠学费被一次次叫回家的窘迫，那些动辄一个月不敢返校的惶恐，早已在我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就在我沉默不语时，周老师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孩子，我觉得你需要爱。你可能从小，得到的爱太少了。”这句话，像一颗石子，猛地投进我沉寂的心湖，激起千层涟漪。“爱”这个字，我只在课本里见过，从未有人当面对我说过。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这般真挚的爱与被爱。在周老师的庇护下，我卸下了心里



冬之舞 李海波 摄

“棋”乐无穷

□ 熊俊涵

楚河汉界间，飘着梧桐细雨，祖父的紫檀棋子上，每一道裂纹都书写着未完的棋局，我热爱象棋。我曾在公园棋摊上挫败了棋老爷爷，也曾执着地守着已经落败的棋局复盘，寻找那万分之一的获胜的机会。说起象棋，我自然有道不完的话语。

按下，四面楚歌。曾经的西楚霸王，披着凌乱的头发，只剩下几名不知该不该投敌的贴身护卫。他望着滚滚江水，好像明白了，这就是宿命，他抽出阿泰（他的佩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自刎归天。这盘棋，终是刘邦胜了半招。从此项羽为将，刘邦为帅，展开了千年的博弈。

我八岁时才摸棋子。那时的我，沉醉在棋子碰撞的清响声中，那是“吃子”的音效。故我也很贪“吃”，常在对局中将对方无关紧要的兵卒吃个精光。最后，却因一时的贪吃，输下全局。

在清脆的落棋声中，我度过了一年光阴。直到我完全掌握规矩，便再也没有贪吃过。我开始慢慢学会识大局。九岁，我幸运地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二的成绩，入选学校象棋队，遇见我的恩师谷老师。

一天，我来到外公家下棋。开局，我便架起当头炮，外公跳正马防守。棋局千变万化，仿佛不再是车，而是铁骑冲破防线，炮不再是炮，而是隔山打牛的暗箭。此刻，只听“啪嗒”一声，外公的炮已超过楚河。我眉头一紧，手在空中悬停了数十秒，终是走出了这剑走偏锋的一步：弃车抢攻。

秒针“嘀嗒，嘀嗒”的转动声越来越重，棋子落子的声音也越来越重。局势越来越紧张，可是，由于我之前的急功近利，导致车很快没有了位置……

“啪嗒”！外公的炮再次越过楚河，我败了，只差一步，我也能将杀对方。这便是棋差一着吧。外公笑着摸了摸我的头道：“过河卒子，也得一步一步拱啊！”我果然太小了，按捺不住耐心。

棋乐无穷。那些年，失败的悲伤和成功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引领我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最后，谨以一首“小诗”致每一位热爱象棋的人。

楚河汉界的双方
仍不断博弈着
沉睡了三千年的智慧
被清脆的吃子声唤醒
金戈与铁马
一次又一次绕楚河进进出出
空中悬停的手
载着棋子“啪嗒”落下
有时，也需弃车保帅
稳运营
直到有一天再起
这世上，有下不完的棋
有的面对面对战
有的看不见，摸不着
开局、中局、残局
奏响人生的三重奏
开局，稳扎稳打
中局，守中带攻，剑走偏锋
残局，耗心运营
用连串“将军”让这盘棋完美结尾
赛场上意气风发的你
不要将人生这盘棋
输得一败涂地

拥抱川石溪

□ 王章勇

川石溪，位于慈利县甘堰乡境内，是澧水流域众多溪流中名不见经传的支流。流经马鞍山境内时，被两山紧紧裹挟，形成狭窄涧道，溪底宽百尺，谷深千丈。

神秘莫测的是，从马鞍山肚子里长出来一个天然溶洞，清流哗哗，经年不断，似蛟龙吐水，名曰龙洞。据传，曾有人亲眼瞧见过龙出没，可谁也未曾揭开过龙的神秘面纱。民间的传说就是如此，你越是说得神乎其神，人们越是信以为真。

川石溪伸向远方，拥抱澧水河，澧水河伸向更远的地方，拥抱洞庭湖。记得我小的时候，远近妇孺，几乎每天都来这里洗衣服。那时，洞中水更大、更清、更净，且冬暖夏凉，甘醇可口，富含人体所需多种矿物质。如今，来的人少了，路也荒废了。政府改用管道取水，通向千家万户。于是，流到溪里的水量也变小了，但丝毫不影响其完成惠及乡亲的重任。

听表姐说，原来的老路已然荒废，如今人们为了方便管道维护，修建了石阶近径，只是坡陡阶窄，入口难寻，往返需要吃些力气。她决定亲自带我们前往。

我们先走一段机耕道。道旁，梧桐、枫柳、栎树，早已卸下戎装，但桂花树、香樟、杉树、枫树，依然顶着墨绿。桂花树，花朵半干，暗香残留。栎花，一串一串，像灯笼，干地挂在树梢，红色褪去，呈灰褐色，每一朵干枯的花都好似三枚背靠背的硬币，贴得很紧，既显现了生命的衰落，又展现了生命的顽强。路旁的时蔬，嫩笋葱油，鲜笋可餐。机耕道的尽头，是一段石阶小道，原始的藤蔓，古朴的石阶，有山竹，有杂木。有的藤缠树，有的树缠藤，织成一张天然的大网。维护管道的人，砍出了一条通道。当我们往

心尖上的腊月（外一首）

□ 曹立杰

腊月的风，吹过屋檐
像母亲的手，
轻轻拂过旧年的门环
雪落无声，却在心上刻下
一道道归途的印痕
我站在异乡的窗前
看霓虹把夜照得通亮
却照不进那盏守岁的灯笼
照不亮那条通往村口的小路
电话那头，母亲说：
“腊八粥熬好了，等你来。”
一句话，就让整个冬天
在胸口融化
我想起老屋的门槛
被岁月磨得发亮
像一条沉默的河
载着童年的笑声，缓缓流淌
腊月，是时间的缺口
让漂泊的人，在梦里
一次次，跌回故乡的怀抱
在炊烟升起的地方，找到自己
电话那头，母亲说：
那是年，是家
是心尖上，永不熄灭的光

母亲的腊八粥

天没亮透，灶膛就醒了
你数着日子下锅
红豆是去年晒透的残阳
小米是秋后最后一捧月光
薏米、桂圆、糯米……
全是你从牙缝里省下的日子
铁锅咕嘟，咕嘟
熬着大寒的冷
蒸汽爬上窗花
把冰凌熏成泪痕
你搅动长勺
像搅动一整年干涸的心
粥稠了，甜了
盛进粗瓷碗
供在灶王前，喂给门槛外的麻雀
最后才轮到自己
如今我煮腊八粥
配料齐整，火候精准
可那团黏住童年的暖意
却总在沸腾前悄悄溜走
原来最稠的那勺
早已被你交给山川
长成了我回不去的故乡